

以公歷一六四八年歲在戊子爲國語紀元議

(與黎錦熙羅常培書)

錢玄同

敬啟者：

二月二十八日，在董公魯安給白公蘇洲錢行的席上，我曾向兩公談及：劉公說公歷末一數字逢「八」的，民國紀年逢「七」的，干支逢「戊」的年是國語運動的紀念年（見本刊第三十一期），幸公說民國紀年逢「七」的年是方言研究的紀念年（見本刊第七十三期），我不知劉繼莊撰「新韻譜」那一年，公歷末一數字是否「八」字，干支是否「戊」年；如恰好也是，那麼，咱們大可以把劉繼莊撰新韻譜那年作爲國語運動與方言研究的紀元了。劉繼莊的音韻學着眼於統一國語與調查方言，這是已經由幸公特撰專篇，說得狠詳細，很明白了（文見本刊第三十二、三、四期；寫到這裏不必把「心悟」即「幸田」這個秘密揭穿了）。但我以為還不如此。照劉繼莊的思想與主張，如果一年會與方音之一樣，此爲中國文字應該「如遠而合音，因而成字」的辦法，因爲必須如此辦，方能將

「萬有不齊之聲無不可齊母以及父，隨父而歸宗，因宗以歸祖，由祖以歸元」；必須如此辦，方能「隨地可謂，不三四四年，九州之音畢矣」。實言之，必須用了音標，方能分析音素，方能標注任何地方之音也。關於這一點，梁任公先生早已看到，他在甲辰（一九〇四）的新民報所載「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稱述清初的大學者，特舉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顏智齋、劉繼莊五氏。黃繼王三氏是大家都知道的；顏氏，到晚清時，也有人知道他了；惟獨劉氏，自王船山與全謝山以後，除錢子高、趙撝叔、潘伯寅三數人外，未必有什麼人知道他了。梁先生特舉他與黃繼王顏四氏爲伍，說他「最足以豪於學界者有二端：一曰造新字，二曰倡地文字」，這話很對。我以為「國語」一詞，涵義甚廣，決非「本國現行標準語」一義所能包括；最重要的是：統一國語，研究方言，製造音字」三義（「改古文爲白話」之「新韻譜」）。故劉繼莊與方密

國語週刊

Gwoyeu Joukan

目錄

以公歷一六四八年歲在戊子爲國語紀元議	錢玄同
陳古書今譯	何容
歌謡譯註	失名
國語漫談（二十三）	老談

文」亦是一義）；而此三義者，劉繼莊均已見到，故言及韻譜，當託始於劉繼莊也。那天與兩公談及此事以後，歸即檢查劉氏撰新韻譜之在何年，則公歷一六九二年，歲在壬申，清康熙三十一年也。又查劉氏生年，是公歷一六四八年，歲在戊子，明永歷二年。監國魯三年，清順治五年；恰好公歷末一數逢「八」，干支逢「戊」，爲之狂喜！我上張就把劉氏生年作爲「國語紀元」，因劉氏的音韻學實能兼綜「國語」二詞之三要義也。兩公以爲何如？

在劉氏以前，方密之曾主張中國應該「如遠西合音成字」，咱們自然也該紀念他。他的「通雅」成於公歷一六三九年，歲在己卯，明崇禎十二年。則那幾句主張「合音成字」之論或作於一六三八年，戊寅，明崇禎十一年，也未可知，但此不過猜測罷了。方氏對於「一單語與調查方言之事，却未見提及；又方氏自明亡以後爲僧，「其所著書，好作佛語而會通以莊易之旨，欲以之傳世。若通雅，已故紙親之矣。」（錢田問的通雅序中語）至劉氏，其「廣陽雜記」中時有關於音韻學的話，他實正是一輩子注意此事的。到了晚年，見解成熟，遂撰爲能兼綜國語三要義之「新韻譜」。故劉繼莊與方密

之比，如朱晦庵李延平，王陽明與陳白沙，顧亭林與陳季立之比。方氏雖也很值得紀念，但國語的紀元，終以託始於劉氏爲宜也。

劉氏之新韻譜，撰於一六九二年，是年爲壬申，至去年一九三二年，又皇壬申，而華公之「劉繼莊的音韻學」一文適登於去年之國語週刊，恰距二百四十年，甲子適爲四週，亦一佳話也。今若以一六四八年劉氏之生年爲國語紀元，則到今年一九三三年，已有二百八十六年，再過十四年，到一九四七年，便是國語紀元三百年紀念。我希望在此十四年之中，咱們對於國語的三要義，都有很多的貢獻，則到將來舉行「國語三百年大典」之時，咱們的成績一定斐然可觀。很對的起這位國語元祖劉繼莊先生了。

我在十八歲的那年（即甲辰）讀梁先生之文而大悅劉氏之學，因改號爲「援獻」，意欲「接拾劉繼廷之墮落」也。因爲我當時的號叫「後潛」，故處是興讀「德」與「援」同音，「潛」與「獻」亦音近，但「潛」爲濁聲與平調，而「獻」爲清聲與去調耳：

德潛 劍Tzueh Deqzueh，
援獻 劍Tzueh Decshieh。

後二字頭太生硬，故不用。然改

此號時，除梁先生之文以外，王輜繩所撰之劉繼莊墓表，全謝山所撰之劉繼莊傳，以及廣陽雜記，全都未曾看過，只是少年之感情衝動，對于梁先生所述劉氏之學說，覺其新奇而大悅耳。忽然三十年以至今，已經快到五十年了。雖平生所志，因意志之脆弱，神經之衰弱，竟至一事無成，老大徒傷，然因積善漸多，性喜難堪，又時時得師友之啟迪，深佩劉氏之卓識，時覺國語之任重，以爲信能行劉氏之教，實現國語之三要義，則必能「利濟天下後世」，無疑也。

噫！國難深矣！不佞嘗無恥于戈以衛社稷之能力，只因在過去讀了四十年死書，到得現在，靠了做頤首齋所譏之「林間唉欷病獨狹」之生涯以騙錢糊口，無聊極矣！可恥極矣！因二十餘年來陷溺之深，神經麻木久矣，對於國事蠅蠅，外寇侵陵，熟視若無睹，雖遼寧之「九一八」與上海之「一二八」，尚不足以刺痛我頑鈍之神經。乃自本年春以來，榆關失守，承德再陷，才感到痛楚，鐵血價「魂忽若亡，出不知其所往」，常常自問：「我究竟該做什麼事才對呢？」想來想去，還以考叢了語爲最佳。追劉氏之後，努力於國語之三要義也。

弟Dwight-Sheean-torphy白
22(1933).3.14.

談古書今譯

何容

有那麼一個時期，本刊登了幾段兒『古書今譯』。讀者之中對於這件事頗多興趣的，似乎還『不乏其人』。投稿的是那樣的類型，以至於編者的抽屜裏到現在還有份稿存焉。可是，你猜怎樣着，登出來的却是集不很多。這並不是編者太『法西斯』，他也『自』有道理。現在把道理『講』出來，大家聽兒商量商量。

咱們先談古書今譯的目的。我以為古書今譯有三種不同的目的。

第一種目的：國學的。有些古書確實是太難懂了。關心國故的人見能讀古書的越來越少，這樣下去，不免有傷國故，於是以為要想使古聖先賢的書中的大道理，普遍於廣大青年界，必須把它譯成白話。這個目的比較『嚴重』；這種工作確也是『嘉惠後學』之一道，然而作起來却是不大容易。因為古書中文字上的問題頗多，要想譯為又信又達又雅，恐怕非精通國學的人不能辦。而且這種工作實際上也不見得會有什麼大效果。熱心國故的青年，自然會去看古書，不怕費事；因為研究『國故』的人，總不免要存點『功利』的念頭，別人不投機起碼孔來，想弄出點『成績』來，試問誰讀『白話譯本』會弄出什麼成績來？至於不愛讀書（或者說不熱心國故）的青年，你譯成白話，他還是不看；要想讓他欣賞國故，除非把國故製成有聲電影。像現在電影院裏印的那文言的說明書，老實說『也夠別緻的』。然若看

電影的人們並不提出抗議。

第二種目的是語言的。現在我們要研究方言，不能不從文學作品裏去求材料。我嘗想：倘使各種方言裏都有幾部文學作品（或別種著作），對於方言研究上，一定有很大的便利。所以特請本地方言的人，要想把他的方言整理出一個系統來，先不用去填表格，編辭典，最好是用方言寫幾部小說戲劇之類，把方言的語詞句法等等如實的紀錄下來（別的著作也可以，不過不如文學作品容易運用方言）。但是，作小說，劇劇，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譯總比創作容易些，因為觀察想像佈局等等工作都由原著者作了，自己不過把那本書的文字換個面孔就是了。這一類目的也相當的『嚴重』，這種工作比較容易作，容易有成績。

第三種目的是趣味的，說最有點兒也可以說是『文學的』。一句話換成另一種話來說，就覺得別有趣味。尤其是把古文譯成『方言』。這種工作雖然也不大容易，不過既以趣味為目的，當然可以挑選容易的譯；而是就這譯成『大家不怨你』，在懂文言的人，或者並不曉得文言而首肯頭皮往下看，不懂了這種翻譯的人，自然也可不懂；但有時懂得原文的人也得硬着頭皮去安生。例如：過兩句保存原文風格的譯文，就是懂得文言的人，怕也難以『一目了然』。

趣味總還是需要的。有『味』人士，何妨譯古書以求『趣』呢？

我們再談譯法。我以為古書今譯的方法也，可以分為三種，按着譯書的目的，而採用不同的方法。

第一是直譯。意譯這個名詞，本是跟直譯對待的。而直譯跟意譯的主要差別，依我看來，在是否要保存（或模仿）原文的句

法（有人說是『原文的風格』）。文言跟白話（甚至方言），在句法上的差別，雖然沒有中國文跟外國文相差之甚，却也有些不同的地方。遇到句法不同的地方，我以為還是改變過來好，不必堅守原式。比如『水不汝尤』這一句話，要譯成國語應當說『人家不怨你』，或『大家不把你來怨』，而不能說『大家不怨你』。

要想明白我這句說不明白的話，請買本阿麗思漫遊奇境記對照原文看一看吧！

第二是神譯。神譯之名創於丁西林先生，他在現代演劇上介紹元任先生的『阿麗思漫遊奇境記』，說那本書是神譯。意思是：把原書精神用另一種文字，甚而至於用另一種——我想不適當的名詞，姑且說『材料』吧，表現出來。或者說把原書的『趣』用另一種『趣』表現出來。（要想明白我這句說不明白的話，請買本阿麗思漫遊奇境記對照原文看一看吧！）

第三種是演譯。趙先生的神譯法，我覺得還太單薄，因為對於原書似乎只有『變』而沒有『增、減』。我覺得還應當有一種應該另編『詞彙』來說明的。本書但恐要一二，如『琵琶』的『琶』，『哈喇呢』的『喇』，『端午』的『午』等，聊以示別而已。舉此，頗想作一篇『談輕聲字』。然而一想，這一篇文，真要認真作來也殊難非易，非特稿之下所能成矣。那麼就相應『略』談可也。每見方言錯亂，多以『輕重倒置』，倘若照中國慣例就有點不像『話』。例如：『我們的（加陽）目的（加陽）的（加輕）』，不可讀成『我們的（別陽）目的（別陽）的（別輕）』；『你來幹（自陽）？來看書（自陽）？』，要是讀成『你來幹（自輕）』，來看書（自輕）？看什麼（自陽）書？』人家一定答覆你：『我不去幹，我來了』；『你在那兒幹什麼呢？（別輕）？禮服呢？（別陽）？』要是讀成『你正那兒幹什麼呢？（別陽），禮服呢？（別輕）？』那不是『演譯』，而是『演裝』了。演裝也可相當的達到翻譯的三種目的，不過那不能稱為『譯』。演裝又『譯』又『演』，吾無以名之；姑且杜撰個名詞，叫做『演譯』吧。

要為第一種目的譯古書，應當用直譯法；要為第二種或第三種目的，則於直譯法之後，還要參用神譯與演譯法。

本刊以研究語言為主，不大

是推廣國學，而對於私人的癖好又

不受論點限制。

所以對於研究語言的

目的，或是有興趣的，或是合

乎研究語言的目標而又有趣味的

可說點心『她和不對』了。

歌譜譯註

失名

親家女兒會梳頭

親家女兒會梳頭。

一梳梳了個麥子熟。

麥子熟成麵。

芝蔴熟成油。

CHINQJIAI SHUAI FUXI PX. 故

IPX PX 分之《故》

MIYI MOKHERNG MIAN.

JYMA MOHCHERNG YOUN.

證據上推測出來的。

(二) 這幾印度現在是對於西方的眼的一本差不多翻譯的書了。

因此，我還是主張幾點原文的風氣，把它譯成譯文的風格，也就是『要意譯』。

但我所謂『意譯』還有二層意思，就是：『照原文的意譯譯下來，不變，不增，不減』；因為我主張古書今譯除了意譯之外，還可以採用有『變』，有『增』，有『減』，有『改』的譯法。

本刊以研究語言為主，不大是推廣國學，而對於私人的癖好又不受論點限制。所以對於研究語言的目的，或是有興趣的，或是合乎研究語言的目標而又有趣味的可說點心『她和不對』了。

國語漫談

老談

(三十三)

略談輕聲字

頃讀音韻常用字彙，本書的說明『第九條，所謂『輕聲字』，麼呢？』這一類字以外，有許多詞類，因語音的關係而確為輕聲字甚多，這是應該另編『詞彙』來說明的。本書但恐要一二，如『琵琶』的『琶』，『哈喇呢』的『喇』，『端午』的『午』等，聊以示別而已。舉此，頗想作一篇『談輕聲字』。然而一想，這一篇文，真要認真作來也殊難非易，非特稿之下所能成矣。那麼就相應『略』談可也。每見方言錯亂，多以『輕重倒置』，倘若照中國慣例就有點不像『話』。例如：『我們的（加陽）目的（加陽）的（加輕）』，不可讀成『我們的（別陽）目的（別陽）的（別輕）』；『你來幹（自陽）？來看書（自陽）？』，要是讀成『你來幹（自輕）』，來看書（自輕）？看什麼（自陽）書？』人家一定答覆你：『我不去幹，我來了』；『你在那兒幹什麼呢？（別輕）？禮服呢？（別陽）？』要是讀成『你正那兒幹什麼呢？（別陽），禮服呢？（別輕）？』那不是『演譯』，而是『演裝』了。演裝也可相當的達到翻譯的三種目的，不過那不能稱為『譯』。演裝又『譯』又『演』，吾無以名之；姑且杜撰個名詞，叫做『演譯』吧。

要為第一種目的譯古書，應當用直譯法；要為第二種或第三種目的，則於直譯法之後，還要參用神譯與演譯法。

本刊以研究語言為主，不大

是推廣國學，而對於私人的癖好又

不受論點限制。

所以對於研究語言的

目的，或是有興趣的，或是合

乎研究語言的目標而又有趣味的

可說點心『她和不對』了。